



何琼崖 臧志雅著

长剑秦弓

上集

華夏出版社

I247.5
3444

长剑秦弓

(上)

何琼崖 臧志雅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长剑秦弓

(上、下册)

何琼崖 臧志雅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1.5印张 677千字

1992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80053-533-2/A·151

定价: 11.35元

(共两册)

I247.5
3444

长剑秦弓

(下)

何琼崖 臧志雅

华夏出版社

1989·北京

目 录

第 一 章	迟到的小主人·····	(1)
第 二 章	诗画会贤士·····	(29)
第 三 章	故乡归来人·····	(51)
第 四 章	神秘的来访者·····	(76)
第 五 章	一个奇特的女子·····	(110)
第 六 章	一笔古董生意·····	(134)
第 七 章	春来酒馆的贵妇人·····	(161)
第 八 章	教授的妙计·····	(192)
第 九 章	愿化清泉润春色·····	(228)
第 十 章	初次会故知·····	(267)
第十一章	在花亭街别墅·····	(311)
第十二章	城隍庙风波·····	(368)

第十三章	翦除奸贼·····	(405)
第十四章	抉择·····	(436)
第十五章	密阴·····	(468)
第十六章	红房子·····	(503)
第十七章	醉杏楼寿宴·····	(547)
第十八章	血腥的试探·····	(595)
第十九章	卖鱼桥头的风波·····	(634)
第二十章	巧炸军火舰·····	(662)
第二十一章	绑架·····	(686)
第二十二章	夜闯吴府·····	(715)
第二十三章	甬江河畔的枪声·····	(741)
第二十四章	冲出敌寇警戒线·····	(766)
第二十五章	爱情的负荷·····	(785)
第二十六章	乌云翻滚·····	(818)
第二十七章	地狱里的血与火·····	(867)
第二十八章	探监·····	(902)
第二十九章	刑场·····	(943)
第三十章	日本女郎反一击·····	(983)

第一章

迟到的主人

在波城东边甬江河畔的一所豪华别墅里，一场盛大的中秋晚会开始了。

别墅的主人，波城头号商行昌隆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光宗，正带着矜持的微笑，应酬着众宾客。他臃肿发福的身躯适度地挪动着，透着一股慑人的气派。

熟悉了解他的宾朋从他今晚的谈吐中觉得似乎有点异样，少了往日总经理一言重千钧的力度。嗜好窥探他人隐秘的好事之人，开始捕捉东道主转瞬即逝的细微变化，揣摸这个商界巨头此时的心思。

这时，李光宗家中总管俞源旺走进了客厅。他四下一瞧，迅速地穿过热烘烘的大厅，来到李光宗身旁，俯下瘦长的身躯，朝总经理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总经理的眉毛微微一耸，脸色立时阴沉下来，头也不抬地轻声吩咐了几句。

俞源旺答应一声，转身便走，却被李光宗喊住，“你不用去！派人去，卖鱼巷、西宁街都派人去。今晚一定要把他拉到这里来！”

李光宗很快又完全地恢复了矜持的神态，缓缓地从侍者

的托盘里取下一杯柠檬水，呷了几小口，望着宾客盈盈的大厅，用中指轻轻地点敲着楠木圈椅的扶手。

俞源旺出去了，没隔多长时间，又回到总经理身旁，报告道：“老爷，人都已派出去了。”

李光宗微微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目光仍注视着大厅。

俞源旺掸了掸衣袖，舒直身躯，顺着李光宗的目光望去。他看见了李宅未来的乘龙快婿——昌隆商行五位经理中最年轻最神气的刚到“而立”之年的凌子云满面春风地正周旋于诸宾客之间。他衣冠楚楚，潇洒闲雅，在众多青年宾客中可算是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人物。尤其在花团锦簇的太太与小姐们眼光中，他是最得青睐的。

凌子云的未婚妻，李光宗的独养女，艳丽多姿的李丽萍，以少女特有的魅力吸引着青年宾客们。她身旁站着一位文静细巧的姑娘，姑娘那姣好的面容，时时流露出一种温柔迷人的浅笑。

俞总管认识这位小姐，她是李丽萍小姐的同窗好友，是这座花亭街豪华别墅里的常客，名叫吴娇娇。

吴娇娇的父亲是波城鼎鼎大名的治安军司令吴宜权上校。吴宜权此时正在离吴娇娇不远的地方，向一群军政界的达官贵人高谈阔论着什么。

吴宜权长得高大粗壮，崭新的绿呢军装被躯体绷得紧紧实实的，五十多岁的人还保持着二十年前勃勃的壮气，好象衰老与他毫无缘份似的，他还正逢盛年，保有青春活力。

吴府今晚全体成员都来李宅做客。这当中，除了几位珠光宝气一身贵重打扮的太太，最令人瞩目的是吴府少爷吴顺吉。吴顺吉他在父亲手下当团长，他模样象他老子，五大

三粗的身体紧紧裹在绿呢军服里，跟他老子站在一起，活象同一模子里浇铸出的两个罗汉。吴顺吉继承了他老子的体格和脾气，却没有继承吴宜权手段的狡诈和机变。此刻，吴顺吉正同一个军官争辩着什么，那张大方脸涨得通红。在漂亮的小姐与娘儿们面前，要他处于别的男子的下风，那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他不以雄辩的逻辑理论为依据去与别人辩论驳斥，只是指手画脚地大喉咙叫嚣，既不容对方有回驳的空隙，又使对方觉得受到他的压力而不能贸然回驳。这种军阀式的骄横蛮野的叫嚷引得娇小姐们掩口窃笑。但他见了不以为羞耻，反更显得春风得意，劲头十足。

说来也有趣，这蛮牛一碰到他妹妹吴娇娇忧怨的目光，气焰便立刻有所收敛。知道吴府内情的人了解底细：吴顺吉撒野，无顾忌地撒到他老子司令头上去，把吴府官邸翻个底朝天，但他很听从妹妹吴娇娇的话，就象勇猛泼野的狮子也能静卧着任凭驯兽女郎轻柔地梳理它满头卷鬃一样。在吴娇娇的面前，吴顺吉恭顺得叫人感到奇怪。

俞总管暗暗观察和比较了一番，心里有话：吴司令这么个粗壮如熊黑的汉子竟会生出这样一位娇柔、秀丽、雅致、文静的女儿，也真真是一桩稀奇事。

李光宗呷了一口柠檬汁液，把杯子放到侍者的托盘里，抬了抬食指挥退了身后的几个侍者。

俞总管立刻收回目光，靠近了总经理一步，垂手恭立，从习惯上猜知总经理必有什么重要的吩咐。果然，李光宗对他指点道：“今晚，田久武一先生也要来的，说好的。你到前面候着去。客一到，速派人通禀。”

俞源旺听了李光宗轻声说的话，心头一紧，日军城防司

令部的首席顾问先生也要驾临，这可要万分小心。那个日本顾问田久武一城府极深奥莫测，他常带着一张似笑非笑的脸孔，似乎和善又平静的目光，说话，举动，跟常人好象也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但他操纵着整个波城人们的生杀之权，一有差池，被压上个罪名，便要天下的灾祸降临一身。

他向主子躬身答应着，偷窥主人的神态，却见李光宗雍容闲适，找不到一点儿惊慌不安的神色，说也奇怪，俞源旺刚才紧张的心神也便松弛了下来，不惧不惊。他转念一想：田久武一那个魔星竟肯屈尊降临我们生意人家宅园，或许是个大好的兆头，这天大的面子，不是什么人家都能获得的。想着，俞源旺挺直了腰，欣欣然大方地双腿迈出了这热闹非凡的大客厅。

李丽萍应酬着众宾客，目光时时机陞地瞟向李光宗。她从她父亲不怎么舒爽的笑声和微微耸动的眉宇，猜度出她父亲心里非常不愉悦，也知道他老人家烦恼的原因。她焦灼地时时望望客厅的玻璃花砖门，口里怨着：“真是的，他怎么还不来呢？”

为一艘新向香港购来的万吨级的大货轮开航，举行如此盛大的晚会来庆贺，不能不说是破格了。明了底细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个由头，真正的目的是这位腰缠万金的总经理要将他的亲侄儿，李门后嗣，独根香脉，引荐给波城的上流社会。

全城各界有身份的头面人物敬慕或惯慑昌隆在商界的显赫地位和雄厚资财，纷纷趋鹜而至，而那位昌隆商行巨大资财的法定继承人，总经理宝座的当然“承坐者”，李光宗的亲侄儿，到现在连个人影儿也没见，怎不叫李光宗火气直冲脑

门!

吴娇娇拉了拉好友的手悄悄地问：“丽萍，你看啥呀？”

李丽萍撇撇她好看的小嘴巴，嘟着嘴说：“你看，客人们差不多都来齐了，阿平哥到现在还没个影儿。你看那边，我阿爸急成什么样子！”

吴娇娇望望生气的李光宗，略有同感地点点头，“是啊，你那位堂兄阿平也应该早来了呀，客等主了！”

“这个书呆子！”李丽萍将一条绣花的绢帕用力地扇动着，“现在倒好，鼓点敲得了，龙套也跑得足了，唱主角的却迟迟不上台，真有点怠慢了贵宾们。”

“莫着急，或许他正朝这里来呐。”吴娇娇眼睛朝门外望着，说着，仿佛她要先睹为快似的。

“嗯，你哪里晓得，我阿平哥性子糯又缓得很呢。人家在火里，他却在水里，不是流，而是慢慢淌。再讲，象今晚这样的晚会，客人又多又杂，他才不感兴趣呢。我敢打个赌，这时，他肯定不知躲在哪里正啃那砖头样又厚又硬的书本子，鼻梁骨都压到砖面上去了！”

吴娇娇嗤地一笑，说：“看你讲的，要真是这样，你那个阿平哥不就成了呆头呆脑的十足书痴子了吗？”

“嗯，差不多吧……就是象你说的，是个书痴！”李丽萍带着埋怨说，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日军首席顾问先生到！”一个侍者恭立在客厅门口，有板有眼地大声通报，仔细的人听出声音中含着颤音。

李光宗和吴宜权等军政商各界的头面人物连忙迎了出去。

田久武一颇有些学者派头，穿的黑呢西服，内衬白得耀

眼的衬衣，衬衣领上系着色调相宜的领带，高隆起来象鹰隼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五十多岁的年纪，瘦长的身躯蕴藏着惊人的精力。他由几个穿黄呢军服的日本军官簇拥着，紧挨他身旁的是一个穿灰色哔叽西服，戴着金丝眼镜的年青翻译官。

俞源旺走在头里，引导着他们走进了虎座门楼，经过瓷砖铺就的天井，来到了一座厅里。厅门前悬吊着四叉镀金白玉莲花灯，照耀得台阶檐柱通明豁亮。厅门额上高悬着一块描金大匾，上面用篆体书写“霁云堂”三个大字，笔势甚是丰腴遒劲；两边金笺对联也是用篆书写成：

学文书文文彩辉煌
创业保业业基恒昌

田久武一过着戎马军旅生涯，跟一些有教养的日本人一样，对中国的诗、文、书、画有浓烈的兴趣。他朝金匾与对联望望，虽然对匾额联句是何种文体势度不甚了了，但凭直觉也感到这些汉字写得不俗，不由得颌首微笑，透露出赞赏的味道。

“这是我们少东家写的，”俞总管窥视首席顾问目光所向，连忙解释道：“这样的笔墨，总经理收藏不少。”

田久武一微微颌首，笑容渐渐收敛。他们走进厅堂，厅内灯火通明，清静雅致，正面竖着一面六尺余高的落地大衣镜，六根红漆圆柱在灯光的反射下显得锃光闪亮。两边墙上挂着用暗纹绫绢精裱而成的山水画幅，沿墙一溜摆满紫檀茶几椅凳，整个厅堂素净古朴。田久武一心中不由暗自惊叹，素闻中国书画技艺十分精湛，今日亲自目睹这几幅画图，方

深信不疑。中国不愧是个文物之邦，连大商人李光宗也崇尚书画，遑论他人！一个“霁云堂”布置得如此古雅别致，确也难得。

“咦，这幅画怎么没有上下款？”田久武一心里觉得诧异，提出疑问。他想：明代沈周的《落花诗意图》，宋朝马远的《踏歌图》，元朝倪瓒的《渔庄秋霁图》，都是古代名画杰作，画意奇妙无穷，但属一种流派，看得懂。唯这一幅《甬江烟雨图》，水墨点泼而成。乍一看，运笔自然随意，草草而成；细观赏，笔力雄厚，用心着意。烟峦云树，江水迷濛，把阴云晦雨间的甬江东岳的景与色实在描绘得十分神奇雄健。

“这是我们少东家随意挥画的。我们老爷见了喜欢，特意给精工裱装了挂在这里。喏，那一张也是少东家画的。”俞源旺指指对面墙上一幅画，向首席顾问介绍。

田久武一走过去看了看，那是张油彩画，画面上单单画着一只古色古香的青玉香炉。从画面上看，这只香炉造型精美典雅，色泽晶莹明澈，雕镂工艺精湛奇巧。

“好！好！……”田久武一脱口赞叹。当他瞥见俞源旺满脸显露得意的神色，便立即收敛起笑容，朝俞源旺微微地一摆脑袋，示意快点引路前行。

他们从大镜后面，穿过两扇格门，走过鹅卵石砌成的甬道，沿着莲花池走。一路上，朱红栏杆，幽幽林石，两个丫环提着书有“李”字的大红灯笼在前照路。

转过一座假山，前面又出现一幢楼宇，笑语喧声正从那里传出来。

那门庭前中央额头上也悬挂着一幅描金大横匾，用仿

宋体正楷书写着“憩林堂”三个雄浑遒劲的大字。两边金笺对联正楷书写着：

舒目畅心 仰望青天白云飞燕
养神安韵 俯视碧水粉莲游鱼

田久武一心弦一动，回首仰望，疏星朗月，夜空深远。他低头一览，微波银光，上下争辉，正是刚刚走过的莲荷碧水池。正对面隐隐约约一座小山岭，山岭上黑魆魆一片深密树林。好一番景致！

人说昌隆李府别墅也算得上波城名胜之一，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商界巨头李光宗还真会享福！

田久武一斜睨一眼迎出来的李光宗等人，心中不无滋生出一点不少的妒意。

李光宗向田久武一双手拱拱，笑道：“首席顾问田久武一先生大驾光临，蓬荜生辉，老拙体弱力衰未能远迎，失敬，失敬。”

“老先生不必客气，彼此都是熟人。”田久武一微笑道：“李老先生商界泰斗，府上富丽无比，犹似人间天堂。敝人今晚有幸应邀，大饱眼福了。”

“见笑，见笑。请！”李光宗俯身相让。

田久武一气概非凡地踏进客厅，客厅里顿时静寂下来，似乎空气也凝滞了。田久武一目光一扫，嘴角边浅露出矜持的笑影。

吴宜权干笑几声，带头鼓掌，蒲扇般的大巴掌终于把空气鼓动起来，不多时，笑语喧声又缓缓地从小屋里蔓延开来。

田久武一频频点首，一一应酬着围上来的达官贵人们殷

勤恭维的问候。他走到大厅中央四下展目，纵然见广识多，也被这富丽堂皇的气派慑住了。

大厅里一式水磨楠木桌椅，厅正壁是一幅明代陈宪章的《万玉争辉图》，天花壁板中央悬吊着金碧辉煌的八叉水晶莲花巨灯，四面墙壁上各缀着几只单叉描金壁灯和白玉色的含苞欲放的长蕊双叉壁灯。

描金漆朱的大圆柱，大理石菱花形砖板，一边靠墙处还有一架描绘着各种姿态优雅的古仕女图案的大彩屏，真个是上下争辉，极尽豪华。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两个精巧古雅的落地台案：一个上面放着镂月裁云精雕而成的青玉香炉，龙头衔玉环，蹲狮鼎四足，上首还细细地镂雕了三只小玉环围绕，十分晶莹剔透，精巧古雅；另一个台案上是一只白玉雕琢而成的黄鹂鸣春的雕像，一对鸟儿相对上下，停立枝头，神态逼真，趣意盎然。

青君悄然而入，春鸟鸣闹枝头，都被聪慧灵巧的工艺能手在这里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了。

那只白玉黄鹂倒还常见，难得的是这一只青玉香炉，十分典雅古朴，意趣非凡。

田久武一望着望着，自然而然想到，倘若将这中国古文物珍宝安置摆放到日本国东京古文物博物馆的台案上，一定能够博取大众的喝彩与赞赏。

这时，他忽然又觉得这只青玉香炉似曾相识，猛然想起刚才已经看见过，便说：“嗯，前厅那幅油彩画上绘的不就是这只青玉香炉？”

“是的，首席顾问先生，那幅画正是愚侄照着这只青玉

香炉模样画下来的。”李光宗见田久武一如此兴趣浓烈，便笑着解释。

“画得太象了，好象青玉香炉站在画面上，令侄画艺果然高超非凡。”田久武一点头赞叹，轻轻地拨弄着香炉上的小玉环。

不知什么时候，吴宜权挤到前面来了，他对着香炉俯身摇头摆脑地观看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朝李光宗笑道：“宗仁兄，这香炉不就是老佛爷私下里赏赐给安得海那小子的么？”

李光宗微微地眯拢眼，笑而不答。

吴宜权粗大多肉的巴掌拍拍李光宗的肩膀道：“老兄还真摆脱啊！稀世珍宝都搬出来了，也不怕别人眼红！”

“唔！……”田久武一听了吴宜权的话似懂非懂，他向吴宜权射去探询的目光，问道：“哪一个安得海……？”

“哦，太君，事情是这样的。”吴宜权清清嗓子恭维讨好地说道：“这玩意儿名气大得很呐，相传是慈禧太后拜佛点香供御用的。后来，慈禧将此宝赏赐给她宠信的小太监安得海。那姓安的小子在京城到处玩腻了，出城南下。一路上，娘希屁，太张狂，被山东姓丁的巡抚大人借东宫慈安太后的名望给宰了，没收了许多珍珠宝货。青玉香炉也到了丁巡抚那里，几年之后，巡抚大人又把这玩意儿送给了朋友。这不，老佛爷的御用香炉，如今到了这位大财神手里了！”

说着，吴宜权又狠狠地拍了拍李光宗的肩背。

李光宗皱了皱眉头，似乎颇不满意这种大大咧咧的动作。

吴宜权这番话，给这只青玉香炉涂上了神奇的色彩，使田久武一眼里闪出了贪婪的光。但他是个老牌间谍，变戏法

似的，转瞬间他又恢复了沉静矜重的神态。中国女太上皇慈禧御用的香炉，凭这名气，这香炉就价值连城。不可小看了这个福态可掬的李总经理，经营偌大资财的大商行，还收藏了这么个稀世的珍宝，非有异常的手段是不能有此作为与能耐的。

想到这里，田久武一朝李光宗诡谲地笑笑道：“花了不少功夫吧，从巡抚大人的朋友那里弄来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李总经理，你福份不浅啊！”

李光宗先是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误会了，首席顾问先生，那个丁宝楨巡抚大人正是家严的一位好友，好友亲朋之间相互赠送礼品，这在我国是不以为怪的。所谓礼尚往来，人之常情嘛。”

“哦……哦……”田久武一听惯下属与汉奸们顺耳的话，李光宗客气的驳语，听了自然感觉不爽，脸上却一点不动声色，“原来是这样……”随之，他自我解嘲地摇摇头，哈哈大笑起来，好象获了珍宝似的。吴宜权那一帮日伪军官也跟着笑了一阵。

李光宗身旁一个默不作声的老者嘴边浮起一丝讥笑，拎了拎藏青呢制长袍的下襟，慢条斯理地道：“宗仁兄，你也太托人了，何用细细解释说明。顾问先生是明理的人，总会明白礼尚往来的典故。瞧他们老远地从日本来，枪炮弹药费去多少，不在中国带点礼品回去，哪能说得过去？你这青玉香炉算不得啥，去年博物馆那些文物才是上品，送往日本后想来也使我们国家脸面大争。中国是礼义之邦，奉赠个国家珍品，也不过只是对好心朋友们的一点敬意。”

话里软中带硬，柔肉包骨，霎时，田久武一象给人敲了